禮記恒解

禮記恆解卷二十四

祭義

蜀西雙流劉沅輯註

此明所以祭之義吳氏澄曰凡儀禮經中有其禮者後人釋其經而謂之義若冠昏燕聘義等篇是也儀禮正經無天子諸侯祭禮止有卿大夫士祭禮三篇此篇總說天子諸侯以下之祭與諸篇引儀禮經文而釋之者不同

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故禘有樂而嘗無樂數音朔悽音妻愴初亮反濡音儒怵敕律反惕他歷反

親死而神明奉之故不欲煩瀆然思慕不可忘也故不欲疏怠合諸天道以其靈與天地相合四時皆祭舉春秋以該之

故禘在夏而云春亦以陽之盛者言也君子思親未嘗一日忘而言霜露雨露降濡悽愴怵惕者感於其時而尤深也思慕之心無窮而時數有窮故感春秋遞降痛親日遠而奉事之日益促也如將見之是所以悽愴怵惕之故來往以時言思親者無時不如見親也特歲序難挽故於陽之來而喜其靈之隨時以伸於陰之去而哀其氣之將歸屈晦四時祭皆有樂而此云禘有樂嘗無樂者蓋不備樂也

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齊側皆反散上聲處上聲樂五孝反

內外以地而言散齊致其敬而猶或理事也致齋則專一不二居處笑語五者孝子未嘗一日不思也至齊之日而尤專誠追慕之故至致齋之三日見其所為齋者抑此第言齋之權耳其本尤在平日正心修身志氣清明臨時更加誠敬乃可合於神明

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

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僾音愛還音旋愾開代反

平日思親已至齋又極其誠故一入廟室怳惚如見其在位及薦設時周還出戶心容俱肅靜中必有聞乎其容聲禮畢而心之依慕無已故愾然必聞乎其歎息之聲

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致愛則存致慤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慤苦角反

上文所言人人皆當然也獨言先王以禮制自先王言其本身以立法不忘乎目常若承顏不絕乎耳常若聽命不忘乎心常若奉養所以然致其深愛雖亡猶存致其誠慤雖隱亦著既著且存矣則祭之如賓見之安得一毫怠肆乎

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思終身弗辱也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養去聲夫音扶

敬生於誠然未有不敬而可爲誠者故承上敬字而言君子生養死享必竭其誠夫其所以敬者非徒思慕而不忘此身爲父母之遺平日無一不敬思終身弗辱其親也至於忌日尤其哀慕難忘之日故其日心如居喪然不用以治事非謂其不祥言此日志專思親而不敢及其私也

唯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饗者鄉也鄉之然後能饗焉是故孝子臨尸而不怍君牽牲夫人奠盎君獻尸夫人薦豆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齊齊乎其敬也愉愉乎其忠也勿勿諸其欲其饗之也

鄉去聲盎烏浪反相去聲齊如字愉羊朱反

人之生也受氣於父母實受氣於天地聖人性命立而與天合德祭天則上帝饗之孝子修其身以及其親祭親則親享之鄉也言其平日志行無一不念念求弗辱也不怍者如在其上自反弗辱則對之而不愧祭之日合君臣夫婦以將事似乎紛雜然鄉之者在平日而不怍者在臨時故齊一而敬愉悅而終黽勉而欲其受饗鄭康成曰奠盎設盎齊之奠勿

勿猶勉勉慤愛之貌君獻尸而夫人薦豆謂繹尸

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其文王與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樂音洛

陳氏澔曰如不欲生似欲隨之死也宗廟之禮上不諱下故有稱諱之時如祭高祖則不諱曾祖以下也如欲色然言其想像親平生所愛之物如見親有欲之之色也詩小雅小宛之篇明發自夜至光明開發之時文王之詩言此足以咏文王也鄭康成曰祭之明日謂繹日言繹之夜不寐也二人謂父母方氏慤曰祭之明日猶如此而况祭之正日乎愚按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足明發不寐之意樂與哀半樂其就饗而哀其不得生養也

仲尼嘗奉薦而進其親也慤其行也趨趨以數已祭子贛問曰

子之言祭濟濟漆漆然今子之祭無濟濟漆漆何也子曰濟濟者容也遠也漆漆者容也自反也容以遠若容以自反也夫何神明之及交夫何濟濟漆漆之有乎反饋樂成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君子致其濟濟漆漆夫何慌惚之有乎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 趨音促數音朔濟上聲漆音切樂音岳

當秋祭親奉薦親近時慤專誠貌趨趨急促數不寧之貌漆漆切切整飭子貢述所聞而子釋之言濟濟者儀容安雅遠於奠薦時則然漆漆者亦容也自反其儀恐有不莊二者其情一也皆謂未交於神明時夫何既交於神明矣而尚濟濟漆漆乎是必當祭祀將畢尸反室而進熟反饋樂已終闋此時薦其薦俎序其禮樂百官皆致其肅敬以終祀事助祭之君子於時致其濟濟漆漆豈如方奉薦時慌惚交於神明惟恐不當意乎夫言非一端各有所當前之言濟濟漆漆非自奉薦之謂也

孝子將祭慮事不可以不豫比時具物不可以不備虛中以治之宮室既修牆屋既設百官既備夫婦齊戒沐浴奉承而進之洞洞乎屬屬乎如弗勝如將失之其孝敬之心至也與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奉承而進之於是諭其志意以其恍惚以與神明交庶或饗之庶或饗之孝子之志也比必利反屬音燭勝音升與音餘

比及也及其時而具其物不可以不備也虛中心中虛明無雜念宮室牆屋百官皆豫慮之事既修既設既備則夫婦齊祓奉承而進之洞洞屬屬見禮器如弗勝如將失之奉盛而進之容也惟孝敬之心純至於是祝以孝告諭祭者之志於神嘏以慈告諭神之意於孝子神明幽渺以其恍惚與之交接庶或歆饗重言以明其冀饗之切此孝子之志也

孝子之祭也盡其愨而愨焉盡其信而信焉盡其敬而敬焉盡

其禮而不過失焉進退必敬如親聽命則或使之也

慤專慤信誠信孔氏穎達曰盡其慤心盡其慤也而慤焉外亦慤其信與敬皆內有此心外著於貌禮包衆事如親聽父母之命而父母或使之也愚按不過失無過與不及也

孝子之祭可知也其立之也敬以詘其進之也敬以愉其薦之也敬以欲退而立如將受命已徹而退敬齊之色不絕於面孝子之祭也立而不詘固也進而不愉疏也薦而不欲不愛也退立而不如受命敖也已徹而退無敬齊之色而忘本也如是而祭失之矣

詘音屈齊如字敖去聲

孝在乎時及祭而形焉故言可知也立立於尸前待事進進而從事薦薦物退而立與獻暫退已徹而退則祭畢矣詘卑屈意愉言其色欲言其心陸氏佃曰不詘以其恃親爲固不愉以其俾親爲疏不欲如不得已而爲不愛也愚按已徹而

退無敬齊之色則是以事舉而親迷不在矣本謂父母

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孝子如執玉如奉盈洞洞屬屬然如弗勝如將失之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成人之道也奉上聲勝平聲

此推言孝子平日事親有深愛至敬而後祭祀克盡其道如執玉奉盈言其平日惟恐不得於親也嚴重威望端儼莊恪成人之道以之事親則不能柔順

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有德貴貴貴老敬長慈幼此五者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貴有德何為也為其近於道也貴貴為其近於君也貴老為其近於親也敬長為其近於兄也慈幼為其近於子也是故至孝近乎王至弟近乎霸至孝近乎王雖天

子必有父至弟近乎霸雖諸侯必有兄先王之教因而弗改所以領天下國家也長去聲為去聲

此又推言先王治天下必本於孝弟道在五倫有德者能盡倫故貴之貴者佐君理民以正倫老者長者幼者推孝弟慈之心以貫之是故孝弟者百行所本先王定天下雖有五而皆本此以推也近乎王仁慈藹吉之志近乎霸長敬恭順之心也聖人不重霸術此特借諸侯恭順之意以喻耳

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以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長而民貴用命孝以事親順以聽命錯諸天下無所不行錯音措

引子言以證上文之意人君以愛敬望民必自愛親敬長以為民先方氏慤曰相親之謂睦不悖之謂順

郊之祭也喪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敬之至也

方氏慤曰吉禮莫重於祭祭禮莫大於郊故不敢以凶事干吉禮焉然非敬之至又安能如此

祭之日君牽牲穆答君卿大夫序從既入廟門麗於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鸞刀以刲取膟膋乃退爓祭祭腥而退敬之至也

從去聲鸞力端反刲音奎膟音律膋力彫反爓音尋

鄭康成曰祭祭宗廟也穆子姓也答對也序以次第從麗猶繫也膟膋血與腸間脂爓祭祭爓肉腥肉也湯肉曰爓孔氏穎達曰君牽牲子姓對君共牽牲卿大夫佐幣士奉芻依次從君牲以紖繫者中庭碑將殺牲卿大夫袒取毛牛薦之耳主聽故以耳毛欲神聽之乃退殺牲竟而取卿大夫所刲血毛膟膋薦之竟而退也祭有三祭此一節也方氏慤曰郊特牲言肉袒親割此言卿大夫者卿大夫相君也鸞刀以刲鸞和而後斷也取膟膋將以焫蕭而焫之爓則向乎熟矣腥則全乎生而已祭之日內之父子外之君臣周旋反覆從事如此故曰敬之至也

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夏后氏祭其闇殷人祭其陽周

人祭日以朝及闇

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而日光陽精故主之以祀天配以月月亦分日之光以行陽氣於無窮也祭闇昧爽而祭祭陽日初出時以朝及闇

禮祭至終日也

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以別幽明以制上下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以別外內以端其位日出於東月生於西陰陽長短終始相巡以致天下之和別必列反巡如字

孔氏穎達曰此據春分朝日秋分夕月月為幽日為明日在壇月在坎是殊別幽明制定上下也日為陽在外月為陰在內祭日於東用朔旦之時是為外祭月於西用鄉夕之時是為內是別外內以正其位也陰謂夜陽謂晝夏則陽長而陰短冬則陽短而陰長是陰陽長短月與日同行黃道其晦朔之日月與日同處自朔之後日與月先後而行至月中日還與月同處是終始相巡也陰陽和會是致天下之和也方氏慤曰壇之形圓而無所虧以象日之無所虧而盈坎之形虛

而有所受以象月之有所受而明且壇形高而顯坎形深而陰一陰一顯以別陰陽之幽明一高一深以制陰陽之上下月壇坎者人為之形故言制東西者天然之方故言端愚按日生於東帝出乎震所以生生而不窮者常在於此月生於西動三出庚盈虛消息之機常見於此此聖人所以朝日夕月重其禮也

天下之禮致反始也致鬼神也致和用也致義也致讓也致反始以厚其本也致鬼神以尊上也致物用以立民紀也致義則上下不悖逆矣致讓以去爭也合此五者以治天下之禮也雖有奇邪而不治者則微矣去上聲奇紀宜反邪似嗟反治去聲

鄭康成曰致之言至也使人勤行至於此也愚按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祭天地祖宗致反始以厚其本也鬼神司造化之迹為民司命致鬼神以尊上也備物致用以奉祭事使知民生利用之物皆本於天地先人故曰致物用以立民紀也天神地祇而人鬼及廟制尊卑禮文隆殺各有其宜故致義則上下不悖逆也從容恭遜以將祀事致讓以去民之爭心也

言祭義有此五者合此五者以治天下之禮雖猶或有奇邪亦甚少矣方氏愨曰奇言其無常邪言其不正

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於下陰為野土其氣發揚於上為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因物之精制為之極明命鬼神以為黔首則百衆以畏萬民以服魄普白反陰讀為蔭焄許云反蒿許羔反黔其廉反

所謂所以名為鬼神也神陽氣也鬼陰氣也神之盛鬼之盛以天地之鬼神言之也合鬼與神而陰陽之精顯著於凡用之前使人敬畏而不敢肆故曰教之至也下又以人之生死明鬼神衆生謂萬民也人得陰陽之氣以成形即有主宰此形氣者于産所謂心之精爽是謂魂魄是也其生也以理氣而生其死也亦以理氣為聚散盛衰其形委於土而陰氣歸於下則名曰鬼鬼者歸也其氣發揚於上而有昭明之神焄蒿氣蒸蒸浮起貌悽愴氣凜凜慄傷貌萬物雖皆得天地之

氣而生惟人備陰陽五行之全其稟此正理正氣者無虧則其死也形歸土而氣發揚百物之精謂獨得百物之精而後有此也故季之曰神之著也因鬼神爲百物之精制爲禮極命其名曰鬼神以爲民則極極至鬼神理氣之極致也百衆以畏萬民以服由其皆得陰陽之理氣而生氣魄與鬼神原相通者故制爲鬼神而畏服之心自生於不覺非强爲也

聖人以是爲未足也築爲宮室設爲宗祧以別親疏遠邇教民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衆之服自此故聽且速也

承上言鬼神由生死而昭人之生也既皆有精爽其死也豈視爲虛無故聖人不以人心自然之畏服爲足也於是築爲宮室以位神設爲宗祧以別神鬼之親疏遠邇所以然者先有古而後有今有始而後有卒鬼神宰乎古始教民反報之此衆心之所同然故聽從且速也

二端既立報以二禮建設朝事燔燎羶薌見以蕭光以報氣也此教衆反始也薦黍稷羞肝肺首心見間以俠甒加以鬱鬯以

報魄也教民相愛上下用情禮之至也燔音煩燎力有反羶如字薌音香見如字見間鄭合爲覸音閒廁之間俠古洽反𤏲音武

鄭康成曰二端氣也魄也二禮朝事與薦黍稷也朝事薦血膋時薦黍稷所謂饋食也悉抜朝薦血膋時取肉雜蕭焚之故曰燔燎羶薌見以蕭光加蕭燔之而光始見取氣之發揚於上也凡人始生必受氣於天其死也神亦在天此教衆反始也饋食薦黍稷時進肝肺首心間以兩甒醴酒加以鬱鬯灌地凡人始生必受形於地其死也魄亦歸地所以報魄也生曰人死曰鬼神鬼神幽渺而必教民相愛事死如生報氣報魄上下之間用情如此禮之至極也

君子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是以致其敬發其情竭力從事以報其親不敢弗盡也

此節承上起下惟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故祭祀必致敬發情竭力從事不敢弗盡

是故昔者天子為藉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諸侯為藉百畝冕

而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為醴酪齊盛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 紘音宏酪音洛齊音咨

鄭康成曰藉藉田先古先祖陳氏祥道曰南郊正陽之位朱紘正陽之色也東郊少陽之位青紘少陽之色也陳氏澔曰紘冕冕之繫所以為固取之於此藉田中取之也

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及歲時齊戒沐浴而躬朝之犧牷祭牲必於是取之敬之至也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吉然後養之君皮弁素積朔月月半君巡牲所以致力孝之至也 朝音潮牷音全

孔氏穎達曰養獸者周禮牧人也歲時朔月月半也言朝者敬辭也下文巡牲即歲時朝之也初擇牲時君於牧處命取牛納於內而視之皮弁諸侯視朔之服方氏慤曰擇其毛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也卜之吉然後養之所謂帝牛不吉以為

稷牛也未卜止謂之牛既卜乃謂之牲故有之時曰牛巡之時曰牲而上言祭牲者蓋取之將以爲祭牲故也先王父天母地以子道自處推而及於山川社稷凡所以事鬼神之道皆稱孝焉論語曰致孝乎鬼神陳氏澔曰色純曰犧體完曰牲

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於蠶室奉種浴於川桑於公桑風戾以食之歲既單矣世婦卒蠶奉繭以示於君遂獻繭於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爲君服與遂副禕而受之因少牢以禮之古之獻繭者其率用此與及良日夫人繅三盆手遂布於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遂朱綠之元黃之以爲黼黻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先

公敬之至也 斯音欣奉上聲種上聲食音嗣單音丹與音餘禕音暈繅音騷

鄭康成曰大昕季春朔日之朝也諸侯夫人三宮半后也風戾之者及早涼脆采之風戾之使露氣燥乃以食蠶蠶性惡濕也歲單三月月盡之後言歲者蠶歲之大功畢於此副禕王后之服禮之禮奉繭之世婦也三盆手者三淹也凡繅毎淹大總而手振之以出緒也孔氏穎達曰公桑官家之桑蠶室養蠶之室近川浴種便也牆七尺曰仞七尺又有三尺高一丈也棘牆牆上置棘外閉扇在戶外閉也世婦諸侯世婦夫人曰此所以爲君服與擬君之祭服故夫人首著副身著禕衣受此所獻之繭悉按首言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下事就諸侯言之故三宮夫人世婦云云而天子可類推矣副禕王后之服而夫人服以受繭者將以事神重其事也其卒用此與記者言此禮古亦當然極言其重也養與繅必卜其吉者重其事而決於神明也孔氏曰前文耕藉男子之事故云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兼云先祖養蠶婦人之事婦人不與外祭故云先王先公其實養蠶爲衣亦祀天地山川社稷

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

然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矣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不與爭也望其容貌而眾不生慢易焉故德煇動乎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乎外而眾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之道而天下塞焉舉而措之無難矣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故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

有反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

說見樂記

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養去聲

人之生也受氣於父母實受氣於天地吾身之精神意氣莫不本於父母聖人盡人道而德合天地則尊親矣故夫子美舜之大孝而必先之以德爲聖人弗辱謹言慎行不貽父母羞辱能養不失敬養而已三者無貴賤皆然庶人而爲聖人如孔孟亦尊親也

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爲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爲孝乎與音餘先去聲

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作一句讀言先父母之意而承其志以引之於道非苟順也曾子固養志者謙以誨公明儀耳此

即上文尊親之義

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涖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烖及於親敢不敬乎亨孰羶薌嘗而薦之非孝也養也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衆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為難敬可能也安為難安可能也卒為難父母既沒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強者強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陳去聲亨音烹孰音熟養去聲

鄭康成曰遂猶成也然猶而也愚按此身爲父母之身爲物皆備於我誠身以事親則內外如始終無一息可以不敬五者特其目之大者烖及於親不必顯有凶烖卽疾疢中不堪自問卽爲辱親哉親矣國人稱之孝子非必藉此爲榮夫子傳閔子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蓋實行乎而取志洽也本孝教之本也安誠於敬而樂而安之卒所謂非父母之身終其身也不遺父母惡名亦實德之驗仁禮義信強莫不本此樂樂其天性之良刑罰其不孝之罪也孟子仁之實章亦此意

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方氏愨曰置者直而立之溥者敷而散之施言其出無窮推言其進不已放與孟子放乎四海同準以是爲準而不差愚

按天地人止此一誠貫注於古今而莫間孝之至而誠通天地神明得乎萬古不泯之人心故其念結於隱微而其理越功效至於如此非曾子身體之亦何能發之也

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思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父母愛之喜而弗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父母既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終斷音短施惡並去聲

草木禽獸雖與人異類皆天地生意所留孝子愛其親恐傷其壽則必體天地生生之意以愛物所以廣父母之仁也力以事言勞以功言常思父母慈愛忘己之勞是能竭力以事親者仁義者天之理而人心之良尊而體之安而行之則勳勞日富榮及於親矣博施廣施德於人備物無物不受其生成上而君相下而師儒正己化人廣父母無窮之德化故曰

不匱衛猶術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卽此意言父母之歡勿忘則思慕之久懼懼己之罪無怨則省惕之深諫不逆夫子所謂幾諫也仁者之粟仕則必居有道隱則不受非義靡終以禮事親終其身也

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善如爾之問也善如爾之問也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爲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而弗敢忘孝也今予忘孝之道予是以有憂色也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

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數上聲㾝音拗頃音

註

陳氏澔曰無人無如人為最大天地之性人為貴也道正路徑捷出邪徑游徒涉也愚按父母者一人之天地而天地者人物所共之父母也盡性踐形以事父母無愧於天地斯無愧於父母全生全歸全其所性而形骸不待言矣一念之垢一形之失皆為辱身羞親非但完體以歸也

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

古有德者必有爵有爵而後有富虞夏殷所貴一也周人貴親亦豈不貴此記者特變文言帝王所貴不同而均尚齒以明年之貴乎天下耳次乎事親前文所謂近老為其近於親也

是故朝廷同爵則尚齒七十杖於朝君問則席八十不俟朝君問則就之而弟達乎朝廷矣朝音潮

鄭康成曰爵尚齒老者在上也則席爲布席於堂上而與之言凡朝位立於庭不俟朝君揖之卽退不待朝事畢也就之就其家也

行肩而不併不錯則隨見老者則車徒辟班白者不以其任行乎道路而弟達乎道路矣居鄉以齒而老窮不遺强不犯弱衆不暴寡而弟達乎州巷矣併步頂反避音遜

肩而不併老少並行當遜退不得齊肩也鄭康成曰錯雁行也父黨隨行兄黨雁行車徒避乘車步行皆避老人也班白毛髮雜色任所擔持也不以任少者代之老窮不遺以鄉人尊而長之雖貧且無子無弃忘也一鄉者五州巷猶閭也

古之道五十不爲甸徒頒禽隆諸長者而弟達乎獀狩矣軍旅

什伍同爵則尚齒而弟達乎軍旅矣甸田見反頒音班長上聲獀音蒐所求反狩音獸

孔氏穎達曰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甸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供役事記者生於周末道周初之事故云古道鄭康成曰頒之言分也墮猶多也分爲多其老者春獵爲獀冬獵爲狩什伍士卒部曲也少儀曰軍尚左卒尚右孔氏曰伍人爲伍二伍爲什

孝弟發諸朝廷行乎道路至乎州巷放乎獀狩修乎軍旅衆以義死之而弗敢犯也

孔氏穎達曰此總結上文上但言弟此兼云孝者以孝故能弟愚按以義死之以孝弟爲義之當然寧死而不敢犯義也

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食三老五更於太學所以教諸侯之弟也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耕藉所以教諸侯之養也朝覲所以教諸侯之臣也五者天下之大教也食音嗣更

平聲大學之大音泰

吳氏澄曰凡享祀皆是教孝而獨言祀明堂者尊先王以配天於享禮爲最力孝經孝莫大於嚴父配天是也愚按食三老五更教諸侯敬長之義先賢能孝弟而有德者西學西郊小學耕籍以孝養先人朝覲以忠敬君上此因言祭祀孝弟之義而並及五者爲天下之大教益德統孝弟而忠卽孝之推義本無二也

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是故鄉里有齒而老窮不遺强不犯弱衆不暴寡此由大學來者也大音泰酳音引又任覲反

承上言天子教弟之道尤著於大學以天子之尊爲養老故親袒而割牲親執醬而饋食既又親執爵而酳諸侯感而化之推以及民是故鄉里皆知尚齒凡老窮弱寡無敢侵陵此由大學來者也貫之也

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大子齒天子巡守諸侯待於竟天子先

見百年者八十九十者東行西行者弗敢過西行東行者弗敢過欲言政者君就之可也大首泰

又申言天子敬老之義四學有虞氏之庠夏之序殷之瞽宗周之辟雍大學之內雖太子亦齒於國人巡守必先見百年即八十九十者或彼此東西行不相值亦必迂道見之弗敢徑過若欲言政亦必就而見之天子之尚齒如此

壹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族三命不齒族有七十者弗敢先七十者不有大故不入朝若有大故而入君必與之揖讓而后及爵者

此又明天子推廣弟道之義壹命天子下士諸侯士也再命天子中士諸侯大夫也三命天子上士諸侯卿也言先王貴爵之義壹命再命三命殊異於衆如此然鄉射飲酒時族有七十者雖貴弗敢先入年至七十不有大故不入朝有大故而入君必與之揖讓而後及爵者則貴齒之義較貴爵而尤甚矣

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歸諸天子卿大夫有善薦於諸侯士庶人有善本諸父母存諸長老祿爵慶賞成諸宗廟所以示順也

方氏慤曰天子受命於天諸侯受命於天子卿大夫受命於諸侯故有善讓德歸薦之士庶人卑賤善亦小矣內則本諸父母外則存諸長老而已成諸宗廟祭統曰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太廟示不敢專也愚按此言自天子至庶人有善必歸諸尊者以示敬順之道各就其分言之非謂善有大小所讓不同也

昔者聖人建陰陽天地之情立以為易易抱龜南面天子卷冕北面雖有明知之心必進斷其志焉示不敢專以尊天也善則稱人過則稱己教不伐以尊賢也 卷音袞知音智斷去聲

陰陽天地之情者天地之情不可見即陰陽以見第常人不能知也聖人得天地之道因推以教人關陰陽天地之道於

易建剏建立不易也故占易之理卜者抱龜南面天子卷冕北面不自恃明知而進斷其志所以然者天之理至精假龜靈物以求神神憑於蓍龜之兆師神之命天者神之主以是爲尊天故北面而卜也至於善則稱人過則稱己敎民不伐以尊賢凡此者皆卑遜之義以足上文爭道也

孝子將祭祀必有齊莊之心以慮事以具服物以修宮室以治百事及祭之日顏色必溫行必恐如懼不及愛然其奠之也容貌必溫身必詘如語焉而未之然宿者皆出其立卑靜以正如將弗見然及祭之後陶陶遂遂如將復入然是故慤善不違身耳目不違心思慮不違親結諸心形諸色而術省之孝子之志也齊側皆反語去聲陶音遙思去聲

齊齊其內莊飭其外慮事籌慮祭事服物必備宮室必嚴百事必治正慮事之實也顏色必溫以承親顏行必恐懼以凛

對越加懼不及愛中必恐之意恐失親之愛也奠之時必遏
必誠亦和而敬意如語焉而未之然如親有所告語而猶未
盡其詞也宿者助祭之寳祭祀將畢孝子靜立而俟卑志之
抑正心之齊如將弗見然惟恐親之去而己弗見也陶陶遂
遂從容喜悅之貌蓋如實追隨也如將復入如親周旋在室
出而後入是故以下總結之懇善不違身誠懇純善之貌可
挹也耳目不違心心一於親耳目毫無外騖也思慮不違親
即上二句之所以然術述同省視也孔氏穎達曰循述而省
視之反復
不忘也

建國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

陳氏祥道曰宗廟陽也故居左社稷陰也故居右陸氏佃曰
左宗廟不死其親之意三代共之愚按二說相兼其義始備

禮記恆解卷二十五

祭統

蜀西雙流劉沅輯註

統總貫之義開端言禮有五經莫重於祭能盡祭之禮推廣孝思凡修己治人之道無不統諸此篇中所言又統舉其大要者故名曰祭統

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者也心怵而奉之以禮是故惟賢者能盡祭之義怵音黜

五經吉凶軍賓嘉五禮也物謂祭之事祭禮繁重然非自外至乃心之思慕怵惕不得不以此將惟賢者能盡之義詳見下次

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非世所謂福也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

名也無所不順者之謂備言內盡於己而外順於道也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上則順於鬼神外則順於君長內則以孝於親如此之謂備唯賢者能備能備然後能祭是故賢者之祭也致其誠信與其忠敬奉之以物道之以禮安之以樂參之以時明薦之而已矣不求其為此孝子之心也長上聲為去聲

鄭康成曰世所謂福者受鬼神之祐助也其本一者言忠孝俱由順出也明猶潔也為謂福祐愚按內盡於己外順於道忠臣孝子之心如是事人事神其理一致如此之謂備平日無忝所生臨時乃能孝享故曰能備然後能祭及其祭也又致其誠信忠敬則奉物而馨香充薦道以禮而儀文由中安以樂而神人和洽參以時而春露秋霜悽愴怵惕交致此之謂明薦之也不求其為不求其何為而然孔氏謂不求孝子之心無求也若水旱災荒禱祭百神則有求然凡禱祈必由

平日克享天心然後祭能受福故孔子曰某之禱久矣則大祀有六祈之義大司徒有荒政索鬼神之禮皆致其恐懼修省之意於神明而非謂無德可以妄求也後世禱祀日繁不修實德矣由誤會經義不可不辨

祭者所以追養繼孝也孝者畜也順於道不逆於倫是之謂畜是故孝子之事親也有三道焉生則養沒則喪喪畢則祭養則觀其順也喪則觀其哀也祭則觀其敬而時也盡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養去聲畜許六反行去聲

應氏曰追養繼孝追其不及之養而繼其未盡之孝也畜順也順於道不逆於倫言以道事親而又不失親之歡心是之謂畜非徒阿順之謂孝子事親無一不致其敬順養順喪哀祭敬各以其重言之時謂思慕與時俱深之意

既內自盡又外求助昏禮是也故國君取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此求助之本也夫祭也者

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外內之官也官備則具備水草之菹陸產之醢小物備矣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示盡物也外則盡物內則盡志此祭之心也取去聲長去聲

鄭康成曰玉女者美言之也君子於玉比德焉水草之菹芹茆之屬陸產之醢蚳蝝之屬天子之祭八簋昆蟲溫生寒死之蟲也內則可食之物有蜩范草木之實菱芡榛栗之屬方氏慤曰婦助夫不特祭祀而以祭祀為本故曰求助之本夫婦親之若君制祭夫人薦盎君割牲夫人薦酒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此內外之官也官所以執事事所以具物故曰官備則具備愚按盡物盡志以養親者孝子之心事死如生故於祭而亦然極言盡物盡志而即菹醢菹實以明其概其實物有盡而志無窮也故曰祭之心也

是故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共齊盛王后蠶於北郊以共純服諸

侯耕於東郊亦以共齊盛夫人蠶於北郊以共冕服天子諸侯非莫耕也王后夫人非莫蠶也身致其誠信誠信之謂盡盡之謂敬敬盡然後可以事神明此祭之道也共供同齊本亦作齍與粢同盛音成純如字

天子耕藉於南郊向明之義王后北郊主陰之義且農事盛於南天子以其盛言之諸侯則於東郊以避於天子也蠶事陰純絲也非莫耕非莫蠶非無人爲之耕蠶必身親之以致其誠信誠信而後爲盡敬神明享王誠也

及時將祭君子乃齊齊之爲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是故君子非有大事也非有恭敬也則不齊不齊則於物無防也耆欲無止也及其將齊也防其邪物訖其耆欲耳不聽樂故記曰齊者不樂言不敢散其志也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

必依於禮是故君子之齊也專致其精明之德也故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定之之謂齊齊者精明之至也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言齊者不齊以齊之齊皆如字餘側皆反耆市志反

心者人之神明本可以通天地而格鬼神因私欲亂之陰濁擾雜遂無以通神君子於將祭必齊齊其思慮之不齊以致其誠敬非大學恭敬則不齊明乎齊之至重也其實君子平日省身寡過非於物無防者欲無止記者特極言齊之必齊耳邪物耆欲如男女嗜欲口腹腥羶之類訖止也君子無故不去琴瑟而齊則不樂引記以明齊之爲義專一其志於祭也心所思皆天理所依道身所爲皆天理爲依禮內外交飭斯爲精明之德定之志已定而無他齊之則無一不精明矣齊言其究竟定言其初功申之曰定之之謂齊無不定而能齊者也精明之至神明所共故可交於神明矣

是故先期旬有一日宮宰宿夫人夫人亦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然後會於大廟君純冕立於阼夫

人副褘立於東房君執圭瓚祼尸大宗執璋瓚亞祼及迎牲君執紖卿大夫從士執芻宗婦執盎從夫人薦涚水君執鸞刀羞嚌夫人薦豆此之謂夫婦親之先去聲大音泰純音緇褘音輝瓚才旦反祼古亂反紖直忍反從去聲盎烏浪反從字絕句涚舒銳反嚌本又作齊去聲

鄭康成曰宮宰守宮官也宿讀爲肅猶戒也戒輕肅重大廟始祖廟也圭瓚璋瓚祼器也以圭璋爲柄酌鬱鬯曰祼孔氏穎達曰外君之路寢內夫人正寢純冕緇冕也冕皆上元下纁其服並然故通云緇冕副及褘后之上服大宗主宗廟禮者亞祼之體夫人親爲之此云大宗者記者廣言若夫人有故大宗代之也紖牛鼻繩君自執之入繫於碑卿大夫從君之及殺與幣告皆從於君芻藁也殺牲以此藉之宗婦同宗之婦執盎以從夫人涚即盎齊盎齊濁用清酒以涚泲之涚水明水宗婦執盎齊而來奠盎齊於位夫人乃就盎齊之尊酌此涚齊而薦之因盎齊有明水連言水耳嚌肝肺也膂有二時一朝踐取肝以膋貫之入室燎於爐炭出薦之主前一饋熟君以鸞刀割制所羞嚌肺橫切之使不絕亦奠於俎上

尸薦豆之羞進也於君羞腊之時夫人薦此饋熟之豆

及入舞君執干戚就舞位君爲東上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是故天子之祭也與天下樂之諸侯之祭也與竟內樂之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此與竟內樂之之義也樂音洛竟音境

鄭康成曰君爲東上近主位也皇君也言君尸者尊之應氏鏞曰此干杖鉞武王臨陣之容朱干玉戚爲大武象成之樂既以顯先王之功又欲子孫知締刱之艱而毋忘持守也以君之尊躬執其事非徒樂皇尸所以悅祖考也

夫祭有三重焉獻之屬莫重於祼聲莫重於升歌舞莫重於武宿夜此周道也凡三道者所以假於外而以增君子之志也故與志進退志輕則亦輕志重則亦重輕其志而求外之重也雖聖人弗能得也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自盡也所以明重也道

之以禮以奉三重而薦諸皇尸此聖人之道也

鄭康成曰武宿夜武曲名也愚按書言甲子昧爽又曰會朝清明則武宿夜之義極言一宿而即平亂耳陳氏祥道曰獻之屬有九莫重於祼以降神者爲重聲莫重於升歌貴人聲也愚按舞莫重於武宿夜舞以象武王之武功而武王平亂實由平日敬重此以示後人當知武功本於文德也志不可見假外物以明之而其志漸彰故曰增聖人制體無所弗重此言其尤重者耳必先有其志而後假物以將之故君子必身自盡其志陳氏澔曰聖人固無內輕而求外重之事此特以明役志爲本耳

夫祭有餕餕者祭之末也不可不知也是故古之人有言曰善終者如始餕其是已是故古之君子曰尸亦餕鬼神之餘也惠術也可以觀政矣是故尸謖君與卿四人餕君起大夫六人餕臣餕君之餘也大夫起士八人餕賤餕貴之餘也士起各執其

具以出陳於堂下百官進徹之下餕上之餘也餕音俊謏所六反

末猶終也祭終所有餕其義深長恐人忽之故曰不可不知刪引古言以美餕禮孔氏穎達曰王侯初薦毛血燔燎是薦於鬼神至薦孰時尸乃食之故曰尸亦餕鬼神之餘也惠術也言尸餕是施恩惠之法能施恩惠則其政善故可以觀政君於廟中事尸如君則君爲臣禮君食尸餘是臣食君餘與大夫食君餘相似故云臣餕君之餘也侯國有五大夫此云六者兼有采地助祭也以下漸徧及下示溥恩惠也士廟中餕畢而起所司各執其俎具以出廟尸陳於堂下畢按百官進徹之百執事之人皆有職事故曰官進徹進而徹其具終言餕之禮且舊說讀進爲餕謂百官皆餕然尸食之餘無幾故君以下卿大夫士餕者限以數由君而及士示溥惠之意不必盡人而皆餕誠有所不給也爾雅謏興起也尸餕必興起以示恭故言謏

凡餕之道每變以衆所以別貴賤之等而興施惠之象也是故以四簋黍見其修於廟中也廟中者竟內之象也祭者澤之大

者也是故上有大澤則惠必及下顧上先下後耳非上積而下
下有凍餒之民也是故上有大澤則民夫人待於下流知惠之
必將至也由餕見之矣故曰可以觀政矣別彼列反 見音現

每變以衆由君而下漸及多人惠由貴者施及賤者別其等
而與起施惠之象見惠必貴其徧也若與三鼎用四簋之黍
君卿正貴者惠所由施而其事自廟中而修舉是凡施惠竟
內之事君卿皆體祖宗神明之意以行也合竟內之馨香以
事神卽皆神之馨香以及衆人故曰廟中者竟內之象祭者
澤之大者也神降澤於上之人上亦推惠於下之人其意義
同但上先而下後耳非上專惠於己積重不散聽其下有凍
餒之民也是故上有大澤則民人皆待澤於下流知上之人
必施惠也卽餕見之故曰可以觀政矣孔氏穎達曰祭有六
簋今云四簋以二簋留爲陰厭之祭故也簋有黍稷特云黍
者見其美舉
黍則稷可知

夫祭之爲物大矣其興物備矣順以備者也其教之本與是故

君子之教也，外則教之以尊其君長，內則教之以孝於其親。是故明君在上，則諸臣服從；崇事宗廟社稷，則子孫順孝。盡其道，端其義，而教生焉。是故君子之事君也，必身行之，所不安於上，則不以使下；所惡於下，則不以事上。非諸人，行諸己，非教之道也。是故君子之教也，必由其本，順之至也，祭其是與？故曰：祭者，教之本也已。（與音歟長惡並去聲）

爲物猶言爲事與物興造祭品順順理也順理而備教當如此而其本在祭下文申明之尊長孝親教之大者祭兼有之諸臣服從子孫盡孝於祭祀見之則道盡而義端一切教化由是生矣君子事君以下廣言凡爲祭者不止爲天子諸侯言也自身躬行以率人不致寬己而非人教之實功於祭見之由其本順之至皆謂祭也

夫祭有十倫焉：見事鬼神之道焉，見君臣之義焉，見父子之倫

焉見貴賤之等焉見親疎之殺焉見爵賞之施焉見夫婦之別焉見政事之均焉見長幼之序焉見上下之際焉此之謂十倫

見音現 殺去聲

當理而有次序之謂倫就上文所言條析其義而有此十倫下文乃申言之

鋪筵設同几爲依神也詔祝於室而出於祊此交神明之道也

爲去聲

孔氏穎達曰設之曰筵坐之曰席同之言詞共也生時形體異故夫婦別几死則魂氣同歸故共几詔告也祝祝也灌鬯饋孰酳尸之等祝官以祝辭告事於尸 御案出於祊即[illegible]特牲索祭祝於祊愚按設筵几以依神如在其上矣而又祝於室出於祊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蓋至顯而又至微此爲交神明之道也

君迎牲而不迎尸別嫌也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在廟中則全

於君君在廟門外則疑於君入廟門則全於臣全於子是故不出者明君臣之義也

尸本臣也入廟則君當以君父事之而以臣子自處迎必出門不出廟門迎尸以其未入廟尚嫌有臣之義以不迎爲尊之也以君之尊而因盡臣子之道尊尸如此則凡爲臣子者可知矣故曰明君臣之義也孔氏穎達曰全於君不云全父此本明君臣故略於全父也

夫祭之道孫爲王父尸所使爲尸者於祭者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所以明子事父之道也此父子之倫也行音杭

古爲尸皆取於同姓適孫之無父者爲尸於祭者之子爲行輩而父北面事之者以明子事父之道程子曰人之魂氣旣散孝子求神而祭必求其類而依之人與人旣爲類骨肉又爲一家之類己與尸各既已潔齊至誠相通以此求神宜其饗之方氏慤曰十倫皆倫也止於父子言倫者有父子之倫然後有宗廟之祭則祭之倫本於父子而已故止言父子爲

倫焉

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皆以齒明尊卑之等也瑤音遙散悉但反

孔氏穎達曰獻卿大夫士及有司等其爵雖同皆長者在先故云以齒此據上公九獻之禮凡祭二祼用鬱鬯尸祭奠而不飲朝踐二獻饋食二獻及食畢主人酳尸爲尸飲五於此時獻卿獻卿後主婦酳尸賓長獻尸爲尸飲七是正九獻禮畢但初二祼不飲故云尸飲七自此以後長賓長兄弟更爲加爵尸又飲二是並前尸飲九主人乃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也若侯伯七獻朝踐饋食各一獻食訖酳尸但尸飲三也子男五獻食訖酳尸尸飲一徐氏師曾曰獻一也而由卿而大夫士有司是先尊而後卑也爵一也而以玉以瑤以散是重尊而輕卑也皆以明尊卑之等也前言貴賤此言尊卑無二義也

夫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疏之序而無亂

也是故有事於大廟則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此之謂親疏之殺也長去聲大音泰

昭穆以始祖序次而下各分左右其子孫亦以是序有事於大廟羣昭羣穆咸在可謂衆矣而不失其倫由昭穆有以別之也昭穆由父子而分以次遞近長幼親疏漸別而貴賤皆以情制故尊承之曰親疏之殺也

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大廟示不敢專也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於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奠於其廟此爵賞之施也鄉去聲舍音釋

鄭康成曰一獻一酳尸也孔疏一酳尸之前皆爲祭事承奉鬼神未暇策命尸食已畢始可行爵賞也愚案人君爵賞不敢自專而必本於祖宗人臣受賞不敢自是而必舍奠於廟則人皆知忠孝之而爵賞非己所得而私也方氏慤曰史掌

書者策則書其所命之事上言執策下言受書互相備也史由君右重命也

君卷冕立於阼夫人副褘立於東房夫人薦豆執校執醴授之執鐙尸酢夫人執柄夫人受尸執足夫婦相授受不相襲處酢必易爵明夫婦之別也卷音袞校音效鐙音登

陳氏澔曰卷冕副褘見前校豆中央直者執醴齊之人也此人兼掌授豆鐙豆之下跗也爵形如雀柄則尾也襲處謂因其處孔氏穎達曰主人受主婦之酢必易換其爵鄭云男子不承婦人爵是也

凡為俎者以骨為主骨有貴賤殷人貴髀周人貴肩凡前貴於後俎者所以明祭之必有惠也是故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貴者不重賤者不虛示均也惠均則政行政行則事成事成則功立功之所以立者不可不知也俎者所以明惠之必均也善

爲政者如此故曰見政事之均焉髀必氏反重平聲奇音基

孔氏穎達曰殷貴貴髀之厚周文貴肩之顯凡前貴於後據周言之明祭之必有惠以助祭者故賜之俎也貴者不特多而重賤者不處而無分俎多少隨其貴賤是示均平也愚按人君施惠均則人樂趨事赴功故事成而功立即俎之均推之於政可也故曰見政事之均

凡賜爵昭爲一穆爲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凡羣有司皆以齒此之謂長幼有序

孔氏穎達曰祭祀旅酬時賜助祭者酒爵君衆兄弟子孫昭爲一列穆爲一列各自相旅尊者在前卑者在後同班則長者在前少者在後是昭與昭齒穆與穆齒

夫祭有畀煇胞翟閽者惠下之道也唯有德之君爲能行此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畀之爲言與也能以其餘畀其下者也

煇者甲吏之賤者也胞者肉吏之賤者也翟者樂吏之賤者也
閽者守門之賤者也古者不使刑人守門此四守者吏之至賤
者也尸又至尊以至尊既祭之末而不忘至賤而以其餘畀之
是故明君在上則竟內之民無凍餒者矣此之謂上下之際畀必
列反煇音運胞音庖翟
音狄閽音昏竟上聲
明足以見謂知不遺於小仁足以與實能恩周於物畀之爲
言與解畀字義上下之際謂貴賤懸殊而恩足以及之也鄭
康成曰煇周禮作韗韗磔皮革之官翟教羽舞者
不使刑人守門謂夏殷時陸氏德明曰胞肉吏也
凡祭有四時春祭曰礿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礿禘陽
義也嘗烝陰義也禘者陽之盛也嘗者陰之盛也故曰莫重於
禘嘗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

順陰義也故記曰嘗之日發公室示賞也草艾則墨未發秋政則民弗敢草也礿音藥又作禴夏 户覺反又音剝

葉氏夢得曰陽達於春物方蠢動陰終於冬物已退藏故言郊社以禘嘗對舉其盛者耳孔氏穎達曰爵命生養之事故屬陽而邑土地之事故屬陰發公室出公室貨財草艾則墨堪艾給炊爨之時則行小罪之墨未發秋政民不敢艾草也

故曰禘嘗之義大矣治國之本也不可不知也明其義者君也能其事者臣也不明其義君人不全不能其事為臣不全夫義者所以濟志也諸德之發也是故其德盛者其志厚其志厚者其義章其義章者其祭也敬祭敬則竟內之子孫莫敢不敬矣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親涖之有故則使人可也雖使人也君不失其義者君明其義故也其德薄者其志輕疑於其義而求

祭使之必敬也弗可得已祭而不敬何以爲民父母矣治平聲竟上聲

承上禘嘗而言祭義之大治國者不可不自盡禮以義起孝子有愛敬之志而義以濟之君踐其禮而義明臣分其任而事能德盛者其平日誠身事親無一不合乎禮故其志厚厚非一日之積也章著也竟內之子孫莫非人子觀感而興禮又足以範之則莫敢不敬矣身親涖之者禮之正也有故使人代而不失其義者必其大不得已而思慕愛敬實至也故曰明其義故也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愛敬不至而使人代是爲德薄志輕義未盡而求祭必不能敬不能敬其親根本已薄安能化民成俗故不得爲民父母

夫鼎有銘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爲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惡焉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孝孫之心也唯賢者能之銘者論譔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勳勞慶賞聲名列於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

以祀其先祖者也顯揚先祖所以崇孝也身比焉順也明示後世教也譔音撰比毗志反

鄭康成曰銘書之刻之以識事者也自名稱揚其先祖之德著己名於下烈業也王功曰勳事功曰勞酬之祭器斟酌其美傳著於鐘鼎身比自著名於下順者名以稱揚先祖孝順之行教所以教後世孔氏穎達曰論譔論譔撰餘周氏諝曰德著其成己者也功烈勳勞其成人者也褒賞聲名成已成人所終始者也

夫銘者壹稱而上下皆得焉耳矣是故君子之觀於銘也既美其所稱又美其所爲爲之者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知足以利之可謂賢矣賢而勿伐可謂恭矣知去聲

孔氏穎達曰造銘惟壹稱先祖之善上下皆得上光揚先祖下成己順行又垂教來世所稱謂先祖爲之者爲銘之人鄭康成曰美其所爲美此人爲此銘 鄭衆見之者見先祖之善與之者與先祖以傳名利之者稱美而不誣則不善先祖

之實行矣

故衛孔悝之鼎銘曰六月丁亥公假於大廟公曰叔舅乃祖莊叔左右成公成公乃命莊叔隨難於漢陽卽宮於宗周奔走無射啓右獻公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乃考文叔興舊耆欲作率慶士躬恤衛國其勤公家夙夜不解民咸曰休哉公曰叔舅予女銘若纂乃考服悝拜稽首曰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於烝彝鼎此衛孔悝之鼎銘也古之君子論譔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以比其身以重其國家如此子孫之守宗廟社稷者其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此三者君子之所恥也悝音恢假音格大音泰左右並去聲難去聲射音亦耆音嗜解

音邂于上聲女音
汝辞音瑩比音昇
鄭康成曰孔悝衛大夫公莊公蒯聵德孔悝之立己褒之以
靜國人自國也假至也至大廟以夏之孟夏禘祭公曰叔舅
公爲纂書尊呼悝而命之乃猶女也莊叔悝七世祖孔達隨
成公出奔楚漢莛之川也卽宮於宗周成公後反得國坐殺
弟叔武晉人執而歸之於京師寘諸深室也射厭也言奔走
勞苦而不厭周既去鎬京猶名王城爲宗周也獻公衛侯衎
成公曾孫亦失國得反言莊叔之功流於後世啓右獻公使
得反國成叔莊叔之孫成子烝鉏也右助也纂纘服事也獻
公反國命成子纂莊叔之事欲其忠如孔達也文叔成叔曾
孫文子圉卽悝父也作起也公命悝予女先祖銘以尊顯之
女纂女父之事欲其忠如文子也施猶著也刻著於烝祭之
彝鼎彝尊也記者言銘類衆多畧取此一以言之以重其國
家如此言如莊公命孔悝之爲也應氏鏞曰嗜欲者心志之
所存古慶卿同音同用故慶雲謂之卿雲作率謂奮起而倡
率之陸氏佃曰辟君也勤大命言命大且勤對揚以君之勤
大命猶言對揚天子之休命愚按孔悝本非賢者記者節取
其銘以明凡銘追崇先祖之式如此而又申之以誠與不明
不仁爲君子所恥蓋古之君子不忘先祖則必修身而後論

謂先祖著之後世以比其身以重其國家非謂孔悝君子也

昔者周公旦有勳勞於天下周公旣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子孫纂之至於今不廢所以明周公之德而又以重其國也 佾音逸

上文引孔悝鼎銘以著銘式而其事則不足爲子孫之法也故復引周公事以終之成王康王追念周公必有銘焉時已無傳故特即重祭以見其槪方氏慤曰郊社所以祭天地故曰外嘗禘所以祭祖宗故曰內嘗禘曰大以天子所得體樂比諸侯尤隆也 御案象有但吹以管者此下管象是也有舞以籥者左傳象箾南籥是也惟魯之重祭先儒多議之懸於明堂外已詳郊社禘等義亦見禮運及論語

禮記恒解卷二十六

經解

蜀西雙流劉沅輯註

古無六經之名孔子贊易序書刪詩修春秋而禮樂之事亦嘗論定門人記錄相沿至漢尊爲六經此篇所記不止解六經記者因篇首所言而名之其言或孔子刪定後嘗言此以教門人非夫子自以爲經且爲六經久已爲教也前人或盡以爲孔子之言又或疑其語皆未深察也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易良之易去聲屬音燭比音畀

此夫子刪定之後言此以教門人見易詩書禮樂春秋皆本乎人情之自然而爲教也入其國其教可知謂覘其風俗而

知上之教化近於六經非謂六經入爲治國之常經而以其俗考之也其人之性情和平忠厚者卽有得於詩教下放此疏通知遠疏解通達而知事之成敗遠近廣博不迫坦易良傳易良善絜不淫雜浮不煩擾精微理致深細屬辭比事比合其事而以類相屬者於辭以上六者性情學問之所就本有此六者夫子以爲有得於六經之意六經之教因而爲之綱紀節文學者善學之則益以成其德器不善學則各有失學詩而無義制則必一於和柔失之愚昧學書而無擇別則必過於信古失之誣問學樂而無節制則必過於汜濫失之奢放學易而無變通則必過求深刻失之賊善學禮而無經權則必務於儀文失之煩苦學春秋而不精義則必泥於訛載失之變亂夫子先指此六失以教門人

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也絜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

此乃正言善學六經之事六經之緯人倫該括物理得其貫通初無二理能專治一經而會通之亦無失愚等之弊夫子望人以如此也

天子者與天地參故德配天地兼利萬物與日月並明明照四海而不遺微小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義之序燕處則聽雅頌之音行步則有環佩之聲升車則有鸞和之音居處有禮進退有度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序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遺去聲

自此至篇末皆記者之言因夫子所言而推廣其義欲爲政者體六經之意以教民蓋秦漢之際禮教廢弛夫子所著六經未顯記者特言此以啟後來故雖未指六經言而六經之大意已具其見亦卓也與天地參以其位言德必配天地而後可兼利萬物明照四海而不遺微小蓋是人情物理曲折精微周知之故道引導備仁聖禮義於己而因以及人序次

第精粗各得其宜也雅頌之音環佩之聲鸞和之音則又即其燕處行步升車而見其斯須不違禮樂之驗申之曰居處有禮進退有度則動容周旋無不中禮矣故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序而引蓼蕭之詩以美之

發號出令而民說謂之和上下相親謂之仁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謂之信除去天地之害謂之義義與信和與仁霸王之器也有治民之意而無其器則不成

發號出令而民說適得乎民心之所同然也故曰和上下相親恩意洽浹故曰仁體天地之道和民民不求其所欲而自然得之如天地生成之不爽故曰信天地之害水旱疾疫兵戈之類爾有道而天心順人事序也義斷制之意器鄭康成曰謂所操以作事者孔門止言王道而此云霸者時尚霸功記者故即此以誘之非記者果重霸術也

禮之於正國也猶衡之於輕重也繩墨之於曲直也規矩之於方圜也故衡誠縣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

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圜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圜音圓縣音元

上文言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及義信和仁等事則圜之正可知而所以善其用者禮也故承而申明之輕重不背曲直難分方圜不定喻人情物理不可以一概而定也縣衡與規墨規矩以此正圜而姦詐自混姦詐不正者也必先毀禮而後有之故言誠設不可誣以姦詐皆精明之意

是故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不隆禮不由禮謂之無方之民敬讓之道也故以奉宗廟則敬以入朝廷則貴賤有位以處室家則父子親兄弟和以處鄉里則長幼有序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此之謂也長去聲

隆崇重之意由行也方猶道也隆禮由禮不特爲士而且爲有道之士否則不特爲民而且爲無道之民極言禮之不可不務也敬讓之道也承隆禮由禮之義禮不外於敬讓能敬讓則無所往而不可故引孔子之言以結之

故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禮所以使諸侯相尊敬也喪祭之禮所以明臣子之恩也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昏姻之禮所以明男女之別也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舊坊爲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爲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別彼列反坊音房本又作防壞音怪去上聲

上文言隆禮由禮所該者廣此特舉其大端言之春曰朝秋曰覲大曰問小曰聘臣子之恩謂臣子思君親之恩久而弗懈喪祭尤其重者鄉飲酒尚齒男女易嫌故爲昏姻之禮以別之人情易肆猶水易泛也禮以禁亂猶坊以止水必不可稍潰其防也

故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鬬之獄繁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

薄而倍死忘生者衆矣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行去聲辟音僻

此就上文反言之以著其弊上言禁亂故由朝廷而及下禮由上起也此言流弊故由昏姻而及上亂從下生也苦患也夫婦不得其正各有所苦淫僻其甚焉者長幼序失未必即爭而爭鬭其必至者臣子忘恩則必倍死忘生君臣位失則必倍畔侵陵此乃理勢之必然而防之所以不可不以禮也

故禮之敎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易曰君子愼始差若毫釐繆以千里此之謂也遠去聲

敎化也微謂陶淑其身心而日趨於道故止邪於未形人日循禮自不覺遷善遠罪是以先王重之也愼始謂豫養其敬讓之心而其本尤在上之人躬行作率故孔子曰修己以安人安百姓也

禮記恆解卷二十七

哀公問　　　蜀西雙流劉沅輯註

御案大戴分問禮大昏二篇家語亦二篇小戴以俱哀公所問故合之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君子之言禮何其尊也孔子曰丘也小人不足以知禮君曰否吾子言之也孔子曰丘聞之民之所由生禮爲大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也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昏姻疏數之交也君子以此之爲尊敬然長上聲別彼列反數入聲

大禮謂禮之大者尊謂稱揚之至否止其謙也民之所由由禮而後爲人異於物也孔子即以禮之大者對天地之神不特天神地示各有等級該凡神在天地之間者其禮亦各有攸宜故曰節君臣上下長幼之位必辨之而後分嚴男女父

子兄弟之親必別之而後情洽昏姻由男女父子兄弟而及者也謂親則數相見謂殺則間相見其交有別以此之爲尊敬然鄭康成曰言君子以此故尊禮也

然後以其所能教百姓不廢其會節有成事然後治其雕鏤文章黼黻以嗣 雕本亦作彫鏤力豆反黼音甫黻音弗

王氏肅曰會謂禮之所聚而不可遺處節謂分之所限而不可過處愚按上文言禮之大而尊之者則必身體之於禮既能之矣然後以教百姓設爲制度恰得乎中不廢其會節綱舉目張而有成事矣然後節文盡飾以繼續之雕鏤文章黼黻節制器之功以喻文爲也

其順之然後言其喪算備其鼎俎設其豕腊修其宗廟歲時以敬祭祀以序宗族卽安其居節醜其衣服卑其宮室車不雕幾器不刻鏤食不貳味以與民同利昔之君子之行禮者如此 腊音昔

肯淺 音浙

順之民利而行之也言謂詳求之於蓋民旣樂趨乃詳悉講求使詣於精微凡禮皆然而此特郎上文事神一端以明之也上言天地之神而此祇言宗廟之神者能享親而後能享帝也詳數也謂喪禮一切儀度等殺喪者祭之始也鼎俎豕腊以事生者事死修宗廟敬祭祀而仁孝之志篤則宗族皆親喪卽就椒事生備物致敬而自身居節儉則素位而行不求豐腆卽孔子所謂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意雕幾刻鏤見少儀與民同利公利於民而不自私惟欲民之行禮而已蓋禮以恭儉爲本特舉」

此一節以該其餘

公曰今之君子胡莫之行也孔子曰今之君子好實無厭淫德不倦荒怠敖慢固民是盡午其衆以伐有道求得當欲不以其所昔之用民者由前今之用民者由後今之君子莫爲禮也 好厭敖當並去聲

實淫實淫德放浪其德固民專取於民午忤也方氏慤曰好實無厭貪而不知足淫德不倦遞而不能改荒於事故其心怠敖於物故其心慢固民是盡或盡民之力而不計其勞或盡民之財而不計其費衆者人之所順而反午之有道者人之所尊而反伐之求其得而已不顧於義當其欲而已不循於理若是則動皆失其所矣故曰不以其所愚按所謂禮之所宜

孔子侍坐於哀公哀公曰敢問人道誰爲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固臣敢無辭而對人道政爲大愀七小反又音秋又子了反

鄭康成曰愀然變動貌作變也德猶福也陳氏澔曰敢無辭猶言豈敢無辭愚按人道以正爲主而必由君上正己以正人人道斯正故政爲大

公曰敢問何謂爲政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爲正則百姓從政

矣君之所爲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爲百姓何從

自下言之曰事自上言之曰政政者正也謂其事皆可以正人也爲正所爲正也上者民之表君不爲正百姓何從

公曰敢問爲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三者正則庶物從之矣別彼列反

吳氏澄曰三綱人倫之大者庶物庶事之小者大綱先正則小者莫不正

公曰寡人雖無似也願聞所以行三言之道可得聞乎孔子對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所以治愛人禮爲大所以治禮敬爲大敬之至矣大昏爲大大昏至矣大昏既至冕而親迎親迎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是故君子興敬爲親舍敬是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之本與迎去聲舍音捨與平聲

鄭康成曰無似猶言不肖大昏國君娶禮愚按愛人人爲天地之心愛人乃不負天立君師之意也愛人則必欲其生全而非禮則不能生全之禮無不敬故以敬爲大敬莫重於人倫人倫始於夫婦故敬之至矣大昏爲大大昏至矣言其禮至重也冕而親迎親之也合異姓而親愛之親之也者親之也言自今以往事宗廟延子孫其禪繼已時也與敬爲親必相敬而後相親始久故君子冕而親迎與起敬意也不敬則不得爲親愛之仁也敬之義也愛敬得其正施諸天下無不可故曰政之本也與歎美之辭

公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

輔氏廣曰願有言然疑似之意不敢以爲是也先聖之後愚按對哀公言天子諸侯皆神明之後故云然朱子曰通天子而言是也

公曰寡人固不固焉得聞此言也寡人欲問不得其辭請少進

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焉

孔子遂言曰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明出以治直

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爲政

先禮禮其政之本與焉音烟

固固陋哀公喜孔子之言欲其更進其辭孔子因言夫婦本於天地不可不重而又言若能正夫婦則爲政易矣內謂家庭出謂朝廷易曰夫夫婦婦而家道正宗廟之禮不外乎孝敬夫婦之道內修則正其身以事宗廟而祖考格神明享出以治直言之禮謂身修家齊其條教誥令皆本身所行以言者故足以立上下之敬物恥二句爲哀公勉也向未能然而後事有可恥遺憾於心國有可恥召侮於外苟能行禮則足以振之故爲政莫先於禮 御案哀公十一年孔子自衛反魯時公年十四大昏未成其後立公子荆之母爲夫人而以荆爲太子國人惡之又患三桓之侈欲以越伐魯而去之因

遜於邾遂如越然則哀公之所以失國者三綱不正而已三綱又以夫婦爲本夫婦全在正始上閨門王化之始也古今至理要不外是

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爲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行此三者則愾乎天下矣大王之道也如此則國家順矣妃芳菲反愾音迄大音泰

有道有其義妻襄內治而承親故曰親之主子承親後因妻子易狎故明其道以告公而敬身尤敬之本也枝枝以木喻也親爲根身爲枝褻瀆其身則傷親而枝亦不久矣身也妻也子也百姓皆有之敬己身及子與妃而推以及百姓人各正

其身以端人倫志氣相通天下如一家也　御案㤝字從心從氣有志氣充塞無間意大王好及姜女胥宇岐山又曰君子不以所養人者害人邠人從如歸市其敬身與妻子及百姓可想故曰大王之道其實三代明王莫不然也順人倫正而風俗端

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恭如是則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

作辭藉口也作則效尤也如此則何有敬恭惟言行皆當則不待命而敬恭

公曰敢問何謂成親孔子對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爲君子也是爲成其親之名也已孔子遂言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不能愛人不能有其身不

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不能樂天不能樂天不能成其身樂音洛

成名成德之名百姓歸其德謂爲君子之子是成親之令名也然名猶就哀公所知言其實成親不止此故遂言古之爲政者以愛人爲大蓋德施於百姓則身之所遊者宏而安土自適克享天心其仁覆天下一天之心身之隆可知矣故爲成身

公曰敢問何謂成身孔子對曰不過乎物

理本於天而散著於物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於物理悉得乎中是爲成身

公曰敢問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對曰貴其不已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其久是天道也無爲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

已止也天道於穆不已日月運行尤其顯著者人君法天道以修身至誠無息則身成而治畢矣閉閉藏天道昭然著悠久之意無為而物成一元運化天本無心而萬物自成及其成功顯明可見人君能以德化民禮樂文章一如天造之自然而不容已及治定功成巍巍乎成功煥乎其有文章一天道也

公曰寡人惷愚冥煩子志之心也 惷如容反 志音識

惷拙愚昧冥煩煩擾自言知識言行不足以副子之所云也子志之心言其理惟子自識之已不能行

孔子蹴然辟席而對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是故孝子成身 蹴音蹙 辟音避

蹴然驚謝貌哀公自謙而尊孔子故蹴然辟席以對 御案對天則為仁人對親則為孝子其實事天此物事親亦此物孝子仁人一不過乎物盡之愚按哀公徵孔子更言其易行者而子對以此以此外無成身之道也天之理全具於身而身實親身全天之理以事親是事親如天即事天如親也孔子曰天生德於予知我其天孟子曰存心養性所以事天自

古聖賢成身之外更無學問

公曰寡人既聞此言也無如後罪何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也是臣之福也

公聞言而慮後罪是有志於成身矣故孔子美其言而以爲己福